



“当时在万丈坑被杀害的战士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少年，由于惊吓过度根本无力反抗，只能任由敌人砍杀。”

90岁的陈廷仕老人当时居住在旧寨，他回忆说：“那阵我们还是小娃儿哟，记得那天上午刚起床不久正在屋前院坝里跑着玩，就听见寨子斜下边江那边的硝洞坎附近，传来砰砰啪啪的枪声和大声的吆喝喊叫声，吓得我们直往屋里跑。”

30多名幸存红军渡过河闪渡，经麻湾、瓮腰溪、凉风坳，于当天下午抵达天桥。

82岁的潘千里老人回忆说：“当时有些红军是借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团山堡金治安家，红军走后不久，黔军来天桥，当他们听说金治安拿房子给红军住后，便以私通‘共匪’为由，一把火将金治安家的老房子给烧了个精光，并且还将他全家从团山堡赶往梓柏沟。”

那时，游朝佑老人是乡里的乡丁，出于对红军的同情，老人一共给那批红军带了两次路。那两拨红军也合在一起，往天桥方向去了。送完红军往回走的游朝佑刚到高家岩口山坳，就在坳口的大路边看见了一个身上受刀伤已无力再行走掉队的红军，游朝佑就将他搀扶到离大路不远的石吞儿的偏岩腔下暂躲起来。此后几天游朝佑都悄悄给那位红军伤员送饭，帮他清洗包扎伤口，换些治疗刀伤的土药，听那红军伤员对他讲他们在江西根据地打土豪劣绅、分田地的趣事，大约七八天后，游朝佑送他到关兴腊水桥庙子里去。

石阡甘溪大战后，周邻各县都在大肆抓捕残杀失散红军和伤员之时，仅一江之隔离主战场不远的凤冈天桥、王寨一线，还有那么一块民风纯朴同情红军、帮助红军，甚至连地方乡长都暗自出面支助保护红军的净地。这无疑对当时连续行军作战、疲惫至极的红军来说，是一大好事。

血染万丈坑

那个冬天，乌江边的冷风吹得异常凌冽。

“走遍天下路，难过回龙渡”。余庆县大乌江镇原名回龙场，是乌江岸边的一个小镇，因红军长征时在此抢渡乌江而闻名于世。

1935年1月3日上午11时，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回龙渡歼敌100多人，强渡乌江成功，胜利渡过天险。红军在回龙渡新老渡口

用竹筏和木船，将红一师的全部人马渡过乌江。然后，他们苦战一昼夜，用成百架竹排在乌江上建起了一座浮桥，迎接红军大部队。

红军过了乌江，便大踏步地向遵义前进。

强渡乌江的故事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然而在渡过乌江之前，这里也埋葬了无数的红军英魂。现年86岁的付余宽老人如今依然住在回龙渡旁的红渡村，强渡乌江时，他只有4岁。去年3月28日，朱德元帅的外甥刘建、杨得志的侄子杨建华也来到红渡村，还与付余宽老人一起合影留念。

记者采访时，与付余宽老人正在闲聊的陈光星老人也打开了话匣子。红军强渡乌江之时，陈光星的父亲陈孝昌有30多岁，当年还带红军侦察过渡口。他说道：“红军过江之前经历了许多波折，听父辈们说起，当年红军被杀害的情景触目惊心！”

1934年10月初，红六军团从余庆赶往石阡。为了阻止红军，国民党反动派用巴豆磨成面和面粉里制作成油炸粑卖给红军吃，导致多名红军战士拉肚子而掉队。随后，王家烈亲率一个特务团进驻余庆，大肆抓捕失散的红军，百余名战士落入敌手。12月下旬，时任余庆县长王天生下令将抓捕的120多名红军押送各地分别处决。当时在龙家镇一座庙宇内就关押了60名战士。一名年幼的红军被庙内和尚藏在棺材内后秘密转移脱了险，后拜寄给一户姓张的人家，取名张文彪，2011年病故，享年90岁。而剩下的59名战士全部葬身于龙家镇万丈坑内。

77岁的余庆工商局退休干部李旭一直喜欢收集红军长征时的故事。万丈坑是一个直径5米左右的竖状溶洞，深不见底。12月25日晚上，59名红军被绳索绑在了一起带到了坑前。“当时在万丈坑被杀害的战士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少年，由于惊吓过度根本无力反抗，只能任由敌人砍杀。”李旭说，“国民党军队用马刀砍杀，手砍软了，刀口也砍缺了，后来就将一个个年轻的鲜活生命硬生生地推入坑中，其中一名红军在半山腰被树枝与岩石挡了一下才幸免于难从坑中爬了出来，但第二天被抓捕后就地处决了。”

强渡乌江之后，红军长征迎来了被载入史册的一次转折——遵义会议。自此，长征也开启了新的篇章。

如今，回龙渡已经改名为大乌江镇，这里建有一座公路桥，将乌江两岸连在了一起，天堑早已变通途。

（作者为《遵义杂志》记者）